



红楼梦 性爱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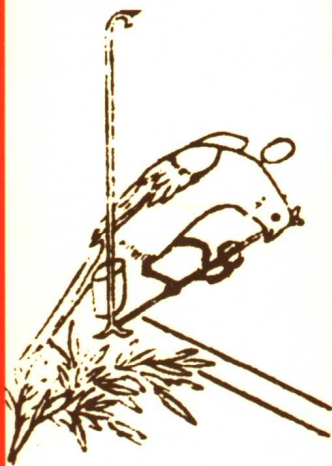
● 聂鑫森

著

● 漓江出版社



jiang



红楼梦性爱揭秘

● 聂鑫森

著

●

漓江出版社

社



LIJI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性爱揭秘/聂鑫森著.—2版,—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1

ISBN 7-5407-1590-1

I.红... II.聂... III.《红楼梦》研究 IV.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668 号

红楼梦性爱揭秘

聂鑫森 著

责任编辑:陆汉波 美术编辑:石绍康
责任校对:徐明 责任监印:黎福芝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日报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50千字 印张:7.125

版次:2005年1月第2版 印次: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5407-1590-1/G·446

定价:1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写在书前的话 (代序)

聂鑫森

《红楼梦性爱揭秘》一书，十年前曾由漓江出版社付梓面世。不久，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商定版权，以竖行排版又印了一次。岁月匆匆，书依旧，人却渐入老境，颇多感慨。甲申岁末，漓江出版社的友人翻检旧籍，意欲再版，嘱为重写前言。

自《红楼梦》诞生，因其博大精深，异彩纷呈，不知吸引了多少研究者对其予以关注，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学家，真如过江之鲫。红学家们各寻独特的领域，从版本学、政治社会学、文化阐释学、美学、园林建筑学、医学等等入手，去开掘此书的妙旨。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著名作家，如王蒙、李国文、刘心武诸公，以文学家的眼光去触摸此书，另辟蹊径，取得了不少的实绩。特别是《红楼梦》经过戏剧、电影、电视的改编，日益走向民间，再不只是书斋中的专利，普通的老百姓亦对其发生浓厚兴趣，这真是一件幸事。

许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受诸多先生的教诲，加上平日亦喜读《红楼梦》，便生发从性爱这个角度切入文本的想法。这当然不是为了媚俗，讨读者的青睐，以便扩大发行量，因为当时只是以字数计稿酬，版税制并未施行。

但这毕竟是有风险的，在数十年前，北大的名教授潘光旦、张竞生诸公，曾涉及到性学的领域，犹受人非难，何况我辈？时易世移，性爱这门科学到底冲破了重重禁锢，弗洛伊德的学说也在国内广为人知，谈性而色变或无端予以指责的“冬烘先生”日渐减少，于是这本书也就得以出版。

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个“色”到底是什么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中指出：“色”是指“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

以费老这个精辟论述，来观照中国漫长的社会形态，在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上，无不处于这种双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方法是全力禁锢两性之间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鲜活的绚丽的情感要素，单单留下繁衍种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与性歧变的屡屡发生，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而《红楼梦》，若从性爱这个视角去考察，则能抵达文本的另一层面，解析出别有的风景。

历代描写爱情的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是很少触及“性”的（《金瓶梅》则是一个特例），因为“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观念对人们影响甚深，作家都怕落下“诲淫诲盗”的骂名，《红楼梦》亦然。曹氏在书中写到种种爱情的形态，而与之相关的“性”却写得极为含蓄而隐蔽，或干脆略去不写，比如写秦可卿与贾珍淫秽场景的“命丧天香楼”一节，

从“脂批”中便可得知是删去了。但我们仔细分析文本，曹氏仍在许多地方写到了性爱，表述出他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性心理学、生物学、性医学予以观照，不能不惊叹他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体察入微和他的博学渊识。红学家们很少专门从这方面去考察全书，这是很奇怪的。

焦大责骂贾府的主子们“偷鸡戏狗，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难道只是出于对世风日下的愤慨，或者是出于对派活不公的一种怨恨？当然不仅仅是这些，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焦大老嫖夫的身份，无妻亦无子女，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偌大的贾府，每日里目睹的都是主子们的纵情声色，尽意地获取性爱的快乐。他作为一个家奴，尽管资深功高，尽管身体顽健，但性与他却是无缘的，处于一种极度的性饥渴状态，心中积蓄着太多的情感能量，于是在某种情境之中便转化为一种口唇快感——以涉及性的话语，来稀释心头的性压抑，弗洛伊德就曾对口唇快感这种生理现象作过详尽的论述。

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称他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这“意淫”又“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那么，它的涵义到底如何界定呢？周汝昌先生在《吓煞冬烘说“意淫”》一文中说：“《石头记》是一种什么书？是‘大旨谈情’之书。谈什么情？是痴情。痴是忘己为人，是专诚至极，忘掉一切世俗‘价值观’观念、毁誉标准。”此论虽确，但语焉不详。“意”者，指思想、意识（包括下意识）、情感、感觉。而“淫”，则有多种解释：过多、过盛；过于沉溺某一情境和事件；惑乱、痴迷；浸淫，即“积渐而扩及和渐进”之意。第一种关于“意淫”的解

释，正如周先生所言；而另一方面，“意淫”则表现为贾宝玉主动地全方位地让自己的思想、意识、情感和感觉向整个女性世界开放和浸淫，去领悟此中的种种“柔情蜜意”。同时，“意淫”又不同于西方所称的“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并不讳言“好色不淫”、“情而不淫”，不排除在情相契合的前提下，领取一份“巫山之会，云雨之欢”。

书中还有一篇《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形态》，这曾使一些“严肃”的红学家大为光火，认为这是一种庸俗。其实许多学者在评说《红楼梦》和《金瓶梅》时，都提到在性生活的场景中，往往最能见出人物的性格，诚哉斯言。作为贾府的一个女强人，要处理好各种事宜，要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可说是处心积虑，疲于奔命，身体也就虚弱，且落下不少病症。而贾琏则是终日无所事事，精力充沛。在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上，凤姐哪里有精力去领受那一份“床第之乐”，只能采取推诿、冷淡、回避诸法。而出身名门的贵小姐，又有一种别有的尊严和自矜，从心底里看不起无才无德的丈夫，又岂能在性生活中任其折腾。考察他们的性生活形态，并非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及性格特征，同时追究人物命运的若干轨迹。弗洛伊德曾论述许多贵族男性，往往在出身低贱的女性身上，领受到比贵族妻子更多的乐趣，这是因为征服欲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贾琏与秋桐、尤二姐、多姑娘、鲍二媳妇等下层女性的关系，便是一个明证。

还有作为成人的薛呆子薛蟠和邢傻舅邢德全，为什么是“恋童癖”者，一意在弱小的男童身上获取性满足？薛呆子和邢傻舅，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屡受挫折，是两个智能低下的角色，不但受到旁人的鄙视和作弄，连

自己的亲人也是冷眼相看的，于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尚不谙事的儿童身上，在这种“智力平等”的交往中，获得一种轻松的心态，并因此而得到性方面的快感。

此外书中还对于凤姐“毒设相思局”的性游戏意味，尤三姐在伦常关系中的角色倒错是导致其自尽而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妙玉闻猫儿叫春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性幻想，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贾母的老年性心理特征，晴雯临死前赠指甲并与宝玉互换内衣的内蕴是什么，贾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据何在，贾政年轻时的图景……共有四十余篇文章，企图为《红楼梦》的性爱揭秘。当读者诸君翻开此书，自有清目一鉴。

此外，我还必须说明写作此书时，所使用的《红楼梦》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3月出版的，到1987年8月，此书已第12次印刷，总数近两百万册。这个版本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牵头校注定稿的。校注和定稿以及顾问，有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沈天佑、周汝昌、启功等一大批著名红学家。至今，此书因翻阅过频，多处装订线已断，不得不以胶水和胶带修补，而字里行间，点画勾圈触目皆是——这该是岁月留下的陈迹，对于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感谢漓江出版社的朋友，让这本尘封的小书再度与读者见面。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于无暇居

目 录

- 写在书前的话（代序）……………（1）
- 焦大的口唇快感……………（1）
- 性景恋：秦可卿卧室一瞥……………（4）
- 贾宝玉的“意淫”……………（8）
- 贾宝玉的性选择……………（15）
- 不仅仅是同情……………（18）
- 灵与肉的真正分离……………（21）
- 贾府的女权至上论者……………（26）
- 性梦种种……………（30）
- 《红楼梦》中的“错记”现象……………（35）
- 另一种性变态：恋童癖……………（40）
- 死的底色上的邪恶欲望……………（45）
- 酒宴新令的潜本文剖析……………（50）
- 薛宝琴灯谜诗引发的争论……………（56）
- 不解之谜……………（61）
- 青年时代的贾政……………（65）
- 贾母的老年性心理探微……………（70）
- 胡氏为何“回避”贾珍……………（76）
- 尤氏与贾珍……………（79）

凤姐亲近秦可卿的奥秘	(84)
相思局的性游戏意味	(88)
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形态	(92)
黛玉诗中的自恋倾向	(98)
黛玉在爱情上的极端排他性	(104)
“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的晴雯	(110)
欲洁何曾洁 云空未必空	(117)
定婚前后的史湘云	(123)
薛宝钗的精神疗法	(131)
忧郁寂寞宫中死	(136)
稻香村里的年轻寡妇	(141)
贾迎春死于性虐待	(148)
惜春和紫鹃的出家	(153)
尤二姐与“性奴役”	(159)
尤三姐的尴尬与羞愤	(165)
李嬷嬷嫉恨花袭人	(171)
不净不虚老尼姑	(177)
赠发与断发	(180)
集悍、妒、淫于一身的夏金桂	(183)
说“妒”	(187)
贾府的妾	(190)
贾府家奴的婚姻与爱情	(196)
从绣春囊说到古代的性教育	(202)
赏心悦目女性美	(206)
附录 1994年版前言：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	(213)
1994年版后记	(217)

焦大的口唇快感

焦大是贾府一个年老的家奴，在《红楼梦》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只因在第7回中，他不满于主人夜里派了他的



石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

差事，便乘着酒兴，说出一段惊天动地的话，于是红学家们便格外地青睐他。

焦大“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贾府里有多少奴仆？谁又敢如是说！只有焦大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有恩于贾府的，他自矜地说：“不是焦

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他有什么恩于贾府呢？且听尤氏的介绍：“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了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

原来如此！所以焦大“仗着这些功劳情分”，谁也不肯难为他，况且他又上了一把年纪，“又不顾体面，一味喝酒，无人不骂”。

我这里要考究的，不是焦大在贾府家奴中的独特地位，而是焦大为什么骂到“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时，就显得格外的愤慨和激动？这种痛痛快快的斥骂，与其说是不满于贾府的一代不如一代，还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一种深重的性压抑情绪的倒泄，获得一种惬意的口唇快感。

在贾府，主子们（特别是男性主子）在“性”方面，公开地大胆地说和做，没有人去干涉的。他们有妻有妾，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声色，如贾政，有妻王夫人，有妾赵姨娘、周姨娘；贾琏有妻凤姐，妾平儿，又偷娶尤二姐，并与多姑娘、鲍二媳妇有性关系；贾珍有妻尤氏，有妾佩凤、偕鸾，却与儿媳秦可卿“暗度陈仓”；薛蟠有妻夏金桂，妾香菱……除此之外，他们还公开地去嫖娼宿妓，占玩变童。女性主子虽受礼法约束，大多安分守己，但如凤姐之类人物却与小叔子们眉来眼去，做一些风流勾当。而对于侍候主子们的男女奴仆，“性”与“爱”皆成为一个禁区，说了和做了都要受到严惩。司棋与潘又安私恋，不幸被发觉，便被主子逐出贾府，最后撞墙而死。晴雯因受到宝玉的疼爱，被斥为是用“私情”勾引宝玉的

“狐狸精”，终被赶出去，又气又病，一命归天。奴仆们到了一定年纪，或转卖出去自寻出路，或由主人进行婚姻配给，他们对于“性”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于是，沉重的性压抑，折磨着这些鲜活的生命，焦大自然也在其列。

是的，焦大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没有多少差事派到他身上来，也就闲着，除了喝酒，恐怕就是到处乱逛，找人侃大山，听与他平起平坐的奴仆们议论主子的长和短，以及亲自去窥探主子们的隐私，因此他才有些得意地说：“我什么不知道！”

尽管贾府戒令森严，但奴才们之间偷情的、私奔的间或有之；而谈论主子们的龌龊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则成为减轻自己性压抑的一种重要形式。

这并非杜撰，当焦大说出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时（这一段话只应该在背地里说，而决不可公之于众的），书中这样写道：“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地填了他一嘴。”

所谓“没天日的话”，就是指暗地里说的不能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话。这些小厮们自然参与过这些议论，所以才“唬的魂飞魄散”。如果再不给焦大堵嘴，说不定还会爆出些什么“内部新闻”来。

焦大是否结过婚？是否结过婚后又因丧妻成了一个鳏夫？书中没有交待。但从他的举止言谈上，可估测出他无妻无子女，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偌大的贾府，且身体还相当顽健，吃酒无度与一味骂人，便成了他的一种自娱。

他的结局，自然是被主子“下放”到遥远的乡间庄子里去，以防他再次揭出贾府的“阴暗面”。

性景恋：秦可卿卧室一瞥

在红楼十二钗中，秦可卿既是一个美丽多姿且温柔可爱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个多有越轨行为的乱伦者，书中的朦胧处竟被一部同名电视连续剧揭示得明明白白，令九泉之下的曹公雪芹也颇为难堪。

书中各处描写的秦可卿，曹公从不愿明显地着污一点，真可说是尽善尽美，而对其贬处全用隐笔，让读者自去寻索踪迹。秦可卿与贾珍的暧昧关系，虽说与贾珍的污行垢止有绝大的关系，但自身的风流淫逸，亦有不可推卸的



秦氏

责任。假若细细考察一番她的卧室文化，便可从中探出一些端倪来。

她的卧室之所以能凸现在读者面前，与贾宝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5回中，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贾母携一大群人应邀前来赏花。小宴过后，“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便由秦可卿引着至上房内间，以便好安置这位“宝叔”。

宝玉一抬头看见一幅画，画上人物传神，可惜其故事是《燃藜图》，是劝人发愤读书的宣传品；接着又看到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腐儒对联，便顿生反感，不肯在此安歇。于是，秦可卿殷勤地说：“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

按照伦常秩序，宝玉是可卿的叔辈，且是男性，这种邀约，本已违礼，故老嬷嬷说“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理”，但可卿深不以为然，这与她潜意识中的对乱伦的理解是遥相呼应的，“秦氏笑道：‘噯哟哟，不怕他恼。他能多大呢，就忌讳这些个！’”

曹雪芹先抑后扬，其用意是想将“上房内间”理学意味很浓的环境与后面描写的可卿卧室造成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如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所说的“性景恋”，“有许多操行良好的男子在青年时代曾经探访过女子的卧室”，揭示出贾宝玉想一人可卿卧室，所表现出的窥探性的心理特征。

请读下面这段描绘可卿卧室文化与宝玉情状的文字。

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袭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

这一段文字，可说是传神极了。欲写性意味很浓的卧室，先描绘那股让宝玉“眼伤骨软”的“细细的甜香”，使他首先在嗅觉上感觉到一个女性卧室的带有刺激性的气息，掀动他的情绪之波。这是因为，“惟有嗅觉最配叫做想像力的知觉”，“嗅觉的接受暗示的力量是最强的”（露理士）。宝玉的“眼伤骨软”，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性的敏感。

接下来，再写宝玉的视觉感受，他看到了什么呢？唐伯虎充满春情的仕女图，秦观的缠绵缱绻的联语，以及与一些古代美女的风流韵事相关的物件。贾宝玉是喜欢读闲书的人，这些物件的启发性与象征性，使他想起武则天的淫逸传闻，赵飞燕的婀娜舞姿，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淫狎故事……然后宝玉身体与“西子浣过的纱衾”和“红娘抱过的鸳枕”相触，这房间，这榻，这帐，怎能不令一个年轻的男子心旌摇动，不能自己。

这种种细致的描述，既渲染了可卿卧室强烈的性景观及性意识，同时又暗示出其生活的淫靡奢侈。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宝玉，无疑充满了新鲜的诱惑，充满了性的启蒙。或者说，是

一个具体的女性世界，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男的全身心的征服。

宝玉在可卿卧室中“惚惚地睡去”，于是梦中出现了一个“太虚幻境”，出现了警幻仙子，出现了秦可卿……梦中情景正是现实情景的对应，而且这是一个充满了性爱的梦，这个梦不过是对可卿卧室的性文化及宝玉蓦然开通的性心理的一种复述。

正是这个充满性爱色彩的梦，导致了宝玉一种具有人生启蒙意义的遗精。“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手来，问是怎么了。”（第6回）

霍理士在《性心理学》“性爱的睡梦”一节中说：“至于这种人，在睡梦的时候，自动恋活跃的结果，会引起性欲亢进，在男子更会遗精，则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

梦毕竟是梦，不是真实，但却使宝玉在性问题上迅速地觉醒，当晚便“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第6回），发生了第一次切切实实的性关系。